

美国当代畅销恐怖小说



DEATH INSTINCT

张家雄 译

致命本能

B E N T L E Y
L I T T L E

本特利·利特 ▶ 作品

激 与 众 不 像 男 的 勇 悍 恐 怖 小 说 大 师 验

珠海出版社

DEATH INSTINCT

致命本能

[美]本特利·利特 著
张家雄 译

美 国 当 代 畅 销 恐 怖 小 说

珠 海 出 版 社

目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凶 屋	(5)
第二章 黑 影	(24)
第三章 邻居和男孩	(43)
第四章 警员遇害	(66)
第五章 潜在的报复	(88)
第六章 警察局	(104)
第七章 验 尸	(124)
第八章 菲尼克斯恶魔	(142)
第九章 约 会	(156)
第十章 梦 游	(195)
第十一章 死亡之坑	(212)
第十二章 教 训	(229)
第十三章 怀 疑	(247)

目 录

第十四章	护士与病人	(273)
第十五章	疯狂一家人	(298)
第十六章	在医院	(325)
第十七章	孩 子	(333)
第十八章	天才杀手	(339)
尾 声		(354)

序 幕

凯茜紧张地坐在戴维那已经暗下来的房间里，虽然她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双亲在下午走了，戴维拉上了布帘，白天的房间就像黑夜一样。比利挨着她坐在一张窄窄的床上，比利旁边是戴维的朋友罗德尼。虽然罗德尼表面上与凯茜的兄弟说话，但他一直看着她，试图引起凯茜的注意。她故意不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关着的盥洗室门。

戴维在忙什么呢？

她的手紧张地把裙子拉到膝盖下面。她后脑勺发痒，便用手去搔。房间看来比她刚进来时更暗了，尽管她还能看见细细的一束光线，通过布帘的一条缝照进来，在关着的盥洗室门上形成了楔形的光束。

响亮的重击声从盥洗室里面传出，这是一种柔和而持续的拖着脚步移动的声音。

罗德尼咯咯地傻笑着说：“他在里面干什么呀？”

她对自己感到疑惑。她已经为自己到这里来感到遗憾——她知道她没有按戴维所计划的那样去做——但是这已经太晚啦，不能再回去了。她从关着的盥洗室门看到卧室的门关着，她感到纳闷，为什么她会同意来参加这次活动。她知道戴维的计划是怎样制定的，但是她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是把

她最喜欢的书籍——《一百零一个达尔马迪亚》——中最爱看的章节重新读了一遍。当比利突然打断她并邀请她到戴维房间里来，告诉她戴维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因此她就无法反对。

她从门向远处望去，她的眼神意外地与罗德尼的眼神对视在一起。

对上了！

他向她微笑了一下，清了清嗓子说：“那么，今年你上几年级啦？”

他清楚地知道她今年上七年级，上一次他来时，她就已经告诉过他。她知道他只是试图引起话头，与她谈话，但是她认为他们真是没有什么可以互相交谈的。她仍然在紧张地拉她的裙子，她突然感到一阵战栗，意识到自己把裙子拉得太高，已经大大高于膝盖，而把大腿的下半部都露在了外面。她把裙子往下拉了拉，觉得脸红，感到热辣辣的红晕爬上了她的脸庞。她向远处看看，心里觉得罗德尼肯定看到了这一切。

“嘿，你还去圣·凯瑟琳学校吗？你不讨厌穿这些制服吗？”

他居然就是看见啦！

凯茜的脸变得更红，一阵窘迫的热流穿过了她的皮肤，但是她决定不让他占上风，平静地说：“我喜欢圣·凯瑟琳学校。”

“真的吗？”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惊奇。

“我不喜欢，”比利发表了他的意见，“我讨厌它。”

罗德尼继续凝视着凯茜，问道：“你考虑过去哪里上中学吗？”

凯茜不想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她已经从这个问题拉扯到自己啦。她根本就不会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圣·玛丽学校，”她说，“我想到圣·玛丽学校去上学。”

“可那是一所全是姑娘的女子学校啊！”

她使他感到震惊，不能平静下来。凯茜微笑了一下，觉得她最终占了上风。她说：“是的。”

他的脸上一片困惑，问道：“为什么？”

她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他看着她说：“你不喜欢男孩子吗？”

她的脸又红了，感到害羞，把脸转过去，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盥洗室里面响起了很重的敲门声，他们三个人都静了下来，把脸转向那关着的门，戴维正准备从那里进来。从盥洗室里面传来了用布包住的铜喇叭模拟声，一半像是哼出来的，一半像是唱出来的。这是迫切期待中的一瞬间沉默，接着盥洗室的门被从里面踢开了，门上的铜把手砰的一声撞在墙上，这时盥洗室的门大开。“是时候啦，”戴维喊着，“裸体马戏该开始了！”

他两脚分开坐在比利那个破旧的摇马——一个塑料的可以骑的马，用连在金属框上的大弹簧支撑着——上，艰难地依靠重量驱马东倒西歪地向前，猛地一跳就从盥洗室进到房间里。

他全身都赤裸着。

凯茜凝视着，由于震惊和羞愧全身僵坐在那里，真想能在地板上找到一条缝钻进去而消失，希望她能够躲藏起来，想她自己要是没有来该多好。但是她没有把眼神移开，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控制不了自己。小时候她经常与戴维一起洗澡，但是已经多年没有看见他赤身裸体啦。现在她凝视着他两腿之间坚硬而挺拔的器官和在其周围开始长出来的黑色细毛。

戴维骑着马，面朝着床，笑着，嘴巴胡乱哼着马戏团歌曲的调子。他的那个家伙随着马的摇动而上下跳动。

凯茜移开了她的眼睛。

比利和罗德尼两人哄然大笑，倒在床上，而她就在这时意识到房间里只有她一个女孩。空气窒息，她的皮肤也感到燥热出汗。她觉得害羞，她为戴维感到害羞，但是她并不能确定她害羞是因为她看见了这一场面还是因为罗德尼看到了这一切。

戴维推拉着他的马，继续向房间里过来。“来，大家都来！”他说，“大家都来演裸体马戏！”

她发现了自己的处境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她又一次把眼神盯在他那直挺挺勃起的器官上。他的阴茎又长又粗。她向别处望去，她的眼神又与罗德尼相遇。他还在那里大笑，他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但是她并不明白，心里相当不高兴。

戴维和他的马又跳得近了一些，她站起来，跑过房间，猛地一把推开门，沿大厅跑进了自己感到安全的房间里。

她关上了门，锁住，坐在床上，深深地呼吸着，她的心怦怦乱跳。她的手找到了《一百零一个达尔马迪亚》并把它拿在手里。她看了看房间四周，看了看重新令人放心的粉红色墙壁，看到了房间角落里的一组织品动物。

大厅那边，戴维和罗德尼以及比利仍在大笑。

听起来好像他们是在笑她。

第一章 凶 屋

—

“有人搬到劳特房子里去了!”小吉米·戈尔德斯特因指着大街对面一辆黄色的搬运车说,这时车正在倒车进入空住宅的车道,停在离车库门只有几英尺的地方。

凯茜点点头,把接水的软管关好,把喷嘴挂在玫瑰树旁边的金属管子上。“你看见人了吗?”她问他。

吉米摇摇头。“没有。”他在那大转盘上坐下,抬头望了望她,“我希望他们有小孩。”他接着说。

凯茜笑了笑。她也希望他们有小孩。吉米需要有与他年纪差不多的人陪他一起玩。让他整天和她缠在一起,不是一件好事。当她和戴维以及比利小的时候,邻居都有许多小孩。但是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并且都搬出去了,把整条街道都留给了他们的父母。可怜的吉米一直都是单独玩,在没有小孩的街坊里,他是惟一的小孩。

她转过去看了看街道对面。两个穿着制服的人从车厢里出来,在货车的后部周围来回走着,并在那里说了一会儿话。一个搬家工人看了看他手中的一张纸条,走到房子的前门,从口

袋里掏出钥匙，走了进去。另一名搬家工人则打开了卡车的后门。

凯茜朝后转向吉米。“对不起，”她说，“我必须走啦。我要去做晚饭，我还得去检查一下。”

“我可以与你一起去吗？”他问。

她摇摇头。“今天不行。另外，也该是你吃晚饭的时候啦。你不也该回家了吗？”

他耸了耸肩：“我爸爸要到很晚才回家。我回家也没有什么事可做。”

凯茜看了看孩子，感觉到心中升起了一股怒火。她总是不理解，为什么戈尔德斯特因先生要求照管吉米，而他又是怎样照管的。这个人是一个可怕的父亲，粗心大意而又毫不关心孩子。他只考虑自己，他对吉米的态度，好像吉米只不过是他的宠物，而不是他的儿子。他只是在吃饭的时候关注吉米，有时连这个时刻也不管。戈尔德斯特因夫人也许有点轻浮，但是，不管怎样说，作为孩子的单亲，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比她的前任丈夫差，她也许不能为孩子提供什么，然而她至少关心孩子，至少能给他一个不错的家庭生活。

吉米来回地转动他的大轮子，因此他把背转向街道。“再见。”他说。

“等一等，”凯茜把手伸向孩子，搭在他瘦小的肩上，打断了他：“今天晚上你想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他望了望拉上了布帘的房间：“你的父亲在吗？”

她点了点头。

“我猜不在。不管怎样，我得去喂达斯梯。还有也许我爸爸会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家，我的屁股就要挨揍。”他推开了大轮子，在她肩上挥了挥手。“再见！”他开始兴奋地叫喊

着沿街朝高处走去，而她看着他滑溜地进入车道。

可怜的孩子。

她擦了擦沾满泥土的帆布鞋跨进房屋，穿过起居室，进入厨房，她看了一下炉子上的那块肉，把叉子插进肉里。又过了十几分钟，她打开豌豆锅的盖子，炉子上的水还没有开，就把煤气开得再大一点。她把炉灶上的小计时器设定到十分钟，就沿客厅向下进入小房间。

她的父亲坐在已经黑下来的房间里，坐在他喜欢的椅子上看当地新闻。凯茜走进房间时打开了灯：“你总是坐在黑暗中，要弄坏自己眼睛的。”

“我喜欢黑暗。”

凯茜没有理他，就去调电视机上的图像。在荧屏顶部有一条黑带，她想，电视机大约很快就可以看啦。她穿过房间在父亲椅子旁边的长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们确实需要一台新的电视机，但是他们买不起，靠她的工资买不起。

她的父亲清了清嗓子大声问：“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我希望不要再吃肉块啦。”

她凝视着他。昨天晚上晚饭后，他就特别告诉她，已经吃了很长时间肉块，当时他听了以后觉得不错。“您知道我们的情况，”她说，“那是您曾经想吃的东西。”

“嗨，我改变想法啦。”

“可这已经晚啦。”

他瞪着眼看她，说：“我不吃那东西。”

她与他的眼光相遇，凝视了几秒钟，然后耸了耸肩，向别处看去：“好，我把它冻起来，我们过几天再吃。”

“那么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您想吃什么呢？”

“我不知道。”

他们两人看着电视，沉默了一会儿。“街对面有人搬进来了。”凯茜故意换了一个话题说。她希望，如果他们能够谈点别的什么，他也许会把肉块忘记。她意识到今天晚上他就是在找事。

“那又怎么样呢？”他说，“你以为我太计较啦？”

“在劳特房子前面有一辆搬家汽车。”

“谁在乎这种事呢？”

凯茜站了起来。“我得去张罗晚饭。”她简短地说。

“我不吃肉块！”他在她后面喊着。

她屏住呼吸向大厅走去，把手握成拳头，忍住了没有去抓他的拐杖，而是让它靠在墙上。有时候他就是使她气得要命。

不，并不是有时候。

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

她走进铺着地板砖的厨房，抓住了水池的一边。她紧紧地抓住，直到指节发白，目不转睛地从厨房窗户朝外望着正在暗下来的院子。与夕阳的余晖相比，影子呈黑色。她看着影子变长，更长，表示这一天即将过去。她知道这也是她的错。她不应该让他变得如此恼火。他只是要惹她恼火。当他看见自己可以惹她生气时，就受到了鼓舞。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强制自己冷静下来。她应该努力与他相处得好一些。不管他的行动有点孩子气，不管他变得多么粗鲁，他毕竟是她的父亲。他也许活不了很长时间了。她的责任就是要看到他在世上的最后几年过得愉快些。

但是他已经变得怒气冲天。

她向炉子移动，关了火，用两个热锅夹子把炉子上的平锅拿走。她把锅里的肉块倒到盘子上，用锡箔包好放进冰箱。她

关掉了炉子上的煤气，把豌豆锅移到冷的炉眼上。她把碗柜彻底搜查了一遍，罐头，食品箱，但是她没有找到晚饭可吃的东西。她没有贮存过一个星期以上的食品，他们的供应极度缺乏。冰箱里惟一的東西就是冷藏的比萨饼，而她的父亲却讨厌比萨饼。

她走回到小屋里，正在播放 NBC 晚间新闻，而她的父亲正全神关注地看东海岸最近正在经历的一阵寒流。她抿嘴轻声笑着走进小屋时，他抬头看了看她。“我敢断定比利这傻瓜一定会冻死。”他指着荧屏说。

凯茜看到一辆扫雪车正在试图清扫街上的冰加雪。

老人抿嘴轻声笑着，说道：“他正是活该。”

她叹了一口气，在长沙发上坐下，问道：“晚饭你想吃什么？”

“我不在乎，”他耸了耸肩，“肉块，什么东西都行。”

她不敢相信地望了望他，然后站起来，以便把食品在没有冻住的时候从冰箱里取出来。

晚饭后，凯茜开车把她父亲送到俱乐部，在那里她帮他在一张牌桌旁边，挨着他的朋友坐下来。她把他的拐杖靠在桌子边上，放在他可以够着的地方，然后问他什么时候来接他回去。

“我不要你来接。只要你离开，让我单独在这里。”

杰弗·罗兰同情地望了望她。“不要担心，”他说，“我把他送回家。”

她向他笑了笑：“谢谢。”

她没有说再见就离开了，大踏步地走出俱乐部，没有往回看一眼就穿过停车场。但是她突然感到不好。如果打牌时他受到致命一击而昏倒在桌子上，死了，怎么办？如果杰弗不是一

名称职的司机，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两个人都死了，怎么办？她把钥匙放在点火器上正准备启动汽车时，想了想该怎么办，然后急忙跑回俱乐部。

她的父亲抬头看了看她，烦恼地说：“怎么回事啊？忘了钥匙啦？”

“不是，”她说，“我只是想来说一声再见。”

他望着她，沉默无言，但是表情变得温和了一些。

“一会儿见，”他说，“我会早点儿回家的。”

她走向汽车时心情好了一些。她破坏了他的情绪。也许现在情况会令人愉快。至少会持续几天。她自己微笑了一下，几乎觉得很开心。她进了汽车，使发动机加速，开车回家。路上她决定犒赏一下自己，在巴斯金-罗宾斯小店停车，去买一个冰淇淋筒。

当她把车开进车道时，房子已是一片漆黑。当她打开大前灯时，可以看到前窗上反射过来的街灯。她下车望了望街道对面原来劳特家住过的地方。搬家的汽车已经开走，窗户里面已经挂上了窗帘，从窗帘后面可以看到柔和的灯光。

有人在那里，她想。

劳特房子里的确住上了人的想法使她哆嗦，她用两个手指扣上了罩衣的领扣，把手压在喉咙上。那里会有人，仿佛很奇怪，几乎像搞错了样。

她发现自己还凝视着这座房子。当基思·劳特杀死自己和其妻子时，她还只有六岁，但是她对这件事的记忆非常清楚，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这曾经是一个大清早，她正在和戴维在外面玩，帮助他吧纸牌绑在自行车车轮的辐条上，这时她听到了第一声枪击声。

还有尖叫声。

“这是咋回事？”戴维瞪大了眼睛说。

又是一声枪声。又是一声。又是一声。这些声音在邻居周围的回声就像打雷一样，比最响的隆隆声还要响。人们都从自己的房子里跑出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一个星期六，大多数家庭的父亲都在家。她的父亲穿着睡衣踱步走到门廊里，唐纳逊先生也从隔壁房子里走出来，看是否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又是一声枪声——一声单枪声——它最后回响在蓝色的天空中。

她的母亲急匆匆地跑出来，用低沉的声调与她父亲说了几句话，立即抓住凯茜和戴维的胳膊。“过来，”她坚定地说，“今天的剩余时间，我要你们都呆在家里。”

他们被带到戴维的房间里，这房间在房屋的背部，远离临街的窗户，但是戴维借口寻找丢失了的卡通汽车，偷偷潜入了小屋里，他还说服她一起去。他们从窗户缝里窥视，看到两具尸体装上了救护车，尸体用床单裹着，但是床单浸满了血。当劳特夫人的担架抬上救护车时，他们清楚地看到她胸脯上有湿乎乎红色东西。

劳特先生的一只手从床单里向下垂着，当医护人员把它放回到床单里时，一股细细的血流滴在沥青路面上。

那天下午，人行道上的血已被擦干净，但是戴维说房间里地面上的血迹从来也没有被擦掉。有一次，他曾经从破损了的后门进入房屋，他说到处都是血迹，墙上地上都是。

此后，这所房屋一直空了将近三年，虽然这些年里有些房客曾来住过，但是没有一个人长期住。邻居的孩子们自从判定这所房子闹鬼以来，也很久不来了。

凯茜看了看颜色鲜艳的窗帘，感觉到她胳膊上起了鸡皮疙

瘩。她已经二十五岁，不再是一个孩子，但是这所房屋仍然使她感到恐惧。她发觉自己很想知道，房地产经纪人的房屋是否把房屋的历史告诉了新的房客或购房人。她判定也许没有。发生这件事已经很久了，虽然这类事在邻居心里仍然新鲜敏感，对于外人，很快就变成古老的历史了。

她转过去，设法寻找钥匙圈里的房间钥匙，她想她看到了前面窗帘的一角轻轻地动了一下，她抬头朝劳特的房屋看，但是现在没有任何动静。

她哆嗦着打开了前门，进入房间，把所有的灯都开亮。

二

一个美丽的早晨。像海洋一样的蔚蓝色天空上飘浮着一团团的白云。窗户外面的树木高拔而又十分整齐，咖啡色的树干，绿葱葱的树叶。一个骑车的人从旁边经过，人们几乎可以看见他的嘴唇。一个美丽的早晨。

超现实。

艾伦·格兰特呷了一口桌子上壶里的低糖热可乐。他倾向于以画家的思维进行思考，用艺术家的观点来安排每天。这是很合乎逻辑的。言辞就是这样正规的东西，这样并不十分完美的符号；甚至世界上最伟大作家的描述也总是不够详尽的。言辞是多么的严密，显得多么的遥远。什么时候也不能对任何事情做出公平的评判。非常夸张，非常真实。在另一方面，音乐是美好的，但是它存在于其自己的世界中。它不像现实，它也不反映具体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艺术……哎，艺术！油画！这里可以欣赏花朵、森林、天空、白天，一切。很真实，但不夸张。这是对现实的补充。如果不是实际的东西，就抓不

住它的本质。

可是今天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工作。

他朝窗口外望了望公园，确实没有把握，为什么他要给这一天做上一个标记。在隔壁办公室里托马森中尉正在打一份关于打击卖淫的报告，艾伦可以听见他一个手指交错敲击键盘字母的噼啪声。今天早晨醒了以后，他一直觉得很奇怪，这是一种反常的快意。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他不能正确地说明是什么事，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有点不正常，有点微小的变化，他从周围环境所得出的这种分离的轻度感觉没有对他产生不愉快的影响。

他仍在凝视着窗外，懒懒地用手指在可乐壶的周围画着圆，这时他桌子上的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响了两下。他按下了线路一的按钮，拿起话筒说：“格兰特中尉。”

局长没有在诙谐和问候上浪费时间。“尽快准备好你的东西，格兰特，”他生硬的声音简短扼要，“你的辖区里有一桩杀人案，我们最好是尽快赶到那里。”

“我们？”

局长停了停：“这是一件大案，我和你们一起去。”

“我马上去。”艾伦把话筒放在叉簧上，从桌面上零乱的一堆东西里抓起笔记本、钢笔和盒式录音机，急匆匆地走出房门。他快步通过长长的通道，走向在端头的局长办公室。平科恩局长肩上挂着手枪皮套，拉了拉衣服。“外面楼前有一辆汽车等着。”他说，“我们的巡警已经在现场。”他抬头看了看艾伦，他那勃列日涅夫式的脸上皱眉蹙额，“纳塔莉五分钟前刚刚打过电话。”

“发生了什么事？”

局长从艾伦身边走到大厅里。“一个老人，”他说，“他被